

人生絮语

被一首诗所感动

文/李元岁

我什么都可以交出。唯独
这所老房子,不能给你
——就在这儿养老啦
这是当年你母亲我俩
脱了六天泥坯,偷大队十五棵柳树
自家稻草,自家高粱秫秸,自家高粱米饭
请四人帮工建起来的:
九米六长,五米六宽,两米八高
前后檐三七,俩房山四八
冬暖。夏凉。
孙子就搁这儿,我们抚养
上学你母亲送,放学我负责接
这房子与泥土相连,地气重
孩子不爱闹毛病。
我们腿脚都利索。但不愿踏进你的楼房
实在不忍心那个布袋套在鞋子上
去一趟,连印痕
都不曾留下

这首诗是我在网上看到的。看了一遍,就被感动了。复读几遍,又被感动几遍。于是便收藏了起来。之后,我又把这首诗粘贴发往了朋友圈,须臾,就有点赞和评论的,还有圈友问我:张凡修何许人也?

张凡修正是这首诗的作者。恕我孤陋寡闻,我也不知张凡修何许人也。百度查询显示:张凡修,1958年6月出生于河北玉田,居乡下,会写诗,地地道道的农民诗人。1977年发表处女作,1988~2006年中断18年,2007年又提笔耕耘。201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……

读罢简介,不禁令我对这位与我同龄的张老弟肃然起敬。同时,我也在网上看到不少人对这首诗的评论。其中,兰州一位上高中的女孩以《诗里有情牵意念的故事》一文评论了这首诗:“我奶奶在陕西老家的农村,她的小儿子——我的爸爸,在外工作25年了,奶奶只来到过兰州一回,在我家住了三天。那三天里,奶奶的脸上堆着自豪的笑……奶奶用不惯我家的坐式马桶,每次上厕所都很作难。她老觉得自己把马桶弄脏了,偷偷擦了一遍又一遍……三天里,奶奶几乎没怎么入睡,该操的心都操到了,便很放心地回去了。”看罢这高中生的评论,让我又一次感动。可不是嘛?当我们透过一个高中生说出的“奶奶脸上堆着自豪的笑”和“觉得自己把马桶弄脏了,偷偷擦了一遍又一遍”这些话,作为大人又该做何感想呢?!

张凡修给他的这首诗取题为《与子书》,是以书信体的形式写就呈现给读者的,质朴情真,但节制,没有一句废话,都是大土话,却写尽了千千万万个父母的故事。可以说《与子书》是灌满父母泪水的“一封信”。是的,在儿女们名下,做父母的什么都可以“交出”,唯独那老房子他们留下来,要养老。那是老人的窝,是根本,是回忆,是生活的印记,交出去了,到哪生存都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;孙子也是根本,交出去了,怎么照料接送孙儿上学,让孙儿茁壮成长?

更让我心灵震颤的是诗的最后一句:“我们腿脚都利索。但不愿踏进你的楼房。实在不忍心那个布袋套在鞋子上,去一趟,连印痕,都不曾留下。”写出了做父母的无奈,也写出了做父母的,为了儿女不图回报,不计得失,什么都能忍,都能扛……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我的父亲在临终前,跟我们弟兄仨说的那句话:“分了吧,趁爹还有一口气……六间房,哥东弟西,每人两间……”写到此处,我的泪水不禁落在了键盘上……

生活笔记

丁香花开

文/张玉山

每到四五月份的时候,呼和浩特的街头巷尾、河道两侧、大小公园……随处可以见到盛开的丁香花,它们一丛丛、一簇簇,有的开着紫色的花,有的开着白色的花,散发着一丝丝、一缕缕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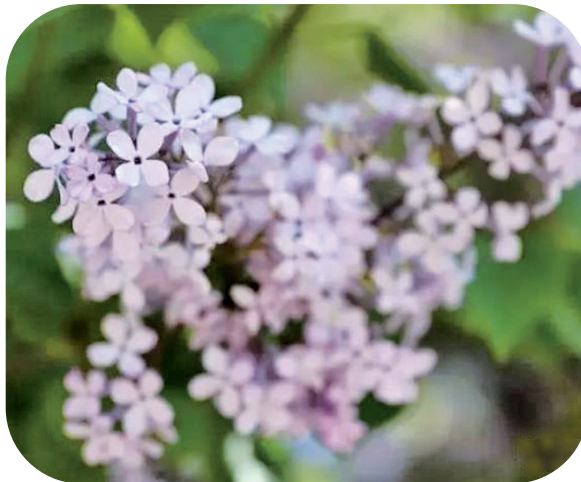
丁香花没有杏花的张扬,没有桃花的热烈,更没有玫瑰的娇艳欲滴和牡丹的雍容华贵,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与品格。丁香的花瓣在和煦的春风里,在明媚的阳光下,像少女娇羞的脸庞,楚楚动人。丁香的花朵一团团簇拥在一起,紧密相拥,竞相开放,努力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质朴、谦逊与美好。

说到呼和浩特的丁香,就不得不提到将军衙署的4株古丁香树,据说它们距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,是从北京颐和园移植而来的。是它们让呼和浩特人最早认识了丁香,并最终选择了丁香——上世纪八十年代,丁香花被确定为呼和浩特市市花。

此后,丁香成为城市园林绿化的主要树种,满大街都是它的身影。丁香以朴实、清香、淡雅的形象成为塞外青城特有的象征。

在呼和浩特,每当万物复苏的时候,人们欣赏最多、谈论最多的大概只有丁香花吧。走在大街小巷,你会不时听到人们的议论:“丁香花开了,好美!”“丁香花开了,好香!”此刻,你看到的是一路繁花,闻到的是满园芳香。所到之处,你无时无刻不被丁香的花色与馨香所包围,根本走不出它温柔的“陷阱”。满城盛开的丁香花,像极了青城人一张张幸福的笑脸。

前不久,居住在薛家湾的侄女专程带孩子来呼和浩特观赏丁香花。我带他们去了乌兰夫公园、满都海公园和青城公园,最后特意带他们去将军衙署观赏了丁香花。侄女和孩子被丁香花的美丽与芬芳深深吸引,每到一处都流连忘返,久久不愿离开。侄女准备回去时,意犹未尽地说:“明年我们还会再来!”



大姐

文/张玉山

几年前,大姐终于退休了,她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

1975年,大姐如愿以偿地被录取到包头市卫生学校上学,圆了她想成为一名白衣天使的梦想。当大姐开学走的那天,我们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一样,父母逢人便热情地打着招呼,而我们一群弟弟妹妹更是欢呼雀跃,欣喜若狂。

记得父亲得知大姐被录取的消息后,当即从别人手里给大姐换回一块上海牌手表。当他把那块明晃晃的手表递到大姐手里时,我们别提有多羡慕了。

自打我记事起,大姐就一直为我们这个家操碎了心。不管是上学期间,还是工作以后,大姐都是我们家的顶梁柱,家里所有大事小情都得由她安排与操持。

大姐毕业后,被分配到土默特右旗将军尧地区医院当妇产科大夫,每月30多元的工资,几乎全用到了家里。很多时候,大姐不仅要出钱,还得身体力行地去做许多事情。有一

年,村里的化肥特别紧俏,非常难买,拉化肥的卡车刚停到供销社大院,就被人们一哄而上,一抢而空。大姐为了给家里买化肥,早早就来到供销社大门等候。她一个姑娘家,实在搬不动那百十来斤重的化肥,只得求那些男同事来帮忙。

每当逢年过节,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就会聚集在村口等候大姐的归来,因为大姐就是我们幼小心灵里的靠山与希望。大姐常常会给我们带回各种文具,还有新衣服或好吃的,她也会给我们讲许多外面新鲜的事情,让我们从小就有走出去的想法。

1981年农历腊月二十二,父亲患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这让刚刚结婚的大姐更是承担起了家里的全部责任。我们5个弟弟妹妹无一例外地得到过大姐的全力帮助与支持:上学需要她寄来学费,买房需要她出钱资助,找对象更需要她把把关……为了弟弟妹妹,大姐吃了太多苦,受了太多罪,做出了太多牺牲。

大姐,真的非常感谢你!弟弟妹妹们衷心希望你身体健康,晚年幸福。